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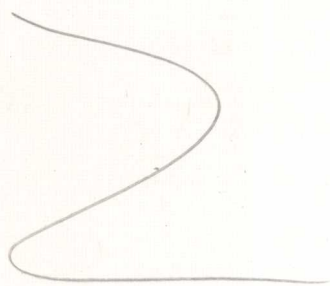


张绪武 著

我的祖父

张謇

上海辞书出版社



我的祖父张謇

张绪武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祖父张謇/张绪武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26-2513-0

I. 我... II. 张... III. 张謇(1853~1926)—传记 IV. 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76556号

责任编辑 李 纳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我的祖父张謇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4 插页 17 字数 170 000

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513-0/K·526

定价:4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5842745

序

章开沅

我不是佛教徒，却很相信缘分，与绪武同志的结识就是一种缘分。

1962年我有南通之行，正式踏上张謇研究的漫长道路，但却一直未能与绪武同志相晤。因为他大学毕业不久，即去北大荒，远离家乡将近30年。其实，即令当时他在南通或上海、南京，我也很难从他那里获知什么有关张謇的历史与文献的信息。因为他是在张謇逝世两年以后出生的，而7岁又失去父亲，对祖父本来就知之甚少。何况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强，特别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哪个不是极力与家庭划清界限。我研究张謇却不研究自己的曾祖父章维藩，也是怕别人说自己为剥削家庭歌功颂德。所以，我在南通结识了许多研究张謇的同行，却偏偏没有结识任何一位张謇的后裔。

直至1979年绪武同志才得以回到家乡工作，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为我们提供了结识的机缘；是张謇研究的共同责任感，促成我们成为密切合作的伙伴。整整消磨了将近20年的艰难岁月，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直系后裔才走到一起，这种缘分又是多么值得珍惜。从此，我们共同策划历次张謇研究会议，协助组织张謇研究队伍，促成相

关学术论著出版……绪武同志习惯于把曹从坡、穆烜等南通本地张謇研究者称为“老战友”，我虽非当地土著，大概也可以忝列为“老战友”吧！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我有幸与许多历史名人后裔结识，并且在研究工作进程中经常得到他们的指点与帮助，而与我合作关系最为密切且持续最久者首推绪武同志。他为人谦虚朴实，热诚直率，所以初次见面即如多年知己，没有任何客套就进入实质性的工作探讨。最使我倾服的是他对历史学者的理解与尊重，决不从个人亲情出发，影响乃至干预客观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他与居正的孙女居蜜博士非常相似，不管学者对于自己祖辈如何评价，只要是客观公正的探讨，他都持理解与宽容的态度，热情给以资料乃至经费的资助。如林济教授多年以前的习作《居正传》，尽管对传主有较苛刻的批评，但居蜜仍然赞赏其勤奋与才情，热情地向我推荐他来华师攻读博士学位。学术是学术，亲情是亲情，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正如政治不可与学术混为一谈。可以这样说，我与绪武同志的友谊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所以才能这样深挚，这样持久。

1979年以后，由于公务繁忙，绪武同志虽然潜心研究祖父，但毕竟难以亲自撰写完整的传记。直至2004年初，他才稍得余闲，挤出时间认真读书，搜集资料，走访故地，请教长者，为《人民政

协报》专栏《张绪武心中的祖父——张謇》撰文，一周一篇，累计50则。现今即将出版的《我的祖父张謇》一书，就是以这50则记事为基础，几经修改整理而成。通读全书，可以全面系统地了解张謇这位中国近代化开拓者的壮美人生。传主有一段习惯话语：“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在张謇看来，人生来就是为了做事；而所谓一二有用事业，主要就是为了国计民生。翁同龢为大生纱厂书写对联：“枢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翁张师生之间相知之深，为常人所不能及，实乃流传千古之佳话。民生二字为动乎天地之人间枢机，大生之创办无非是从“衣被东南”做起。从大处着眼，从实事着手，这就是张謇永远值得世人学习的优长之处。

张謇为国计民生办有用之事，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称之为“春蚕精神”，这种精神已经被后裔传承，并且影响了许许多多仰慕他的有识之士。最近，绪武同志强邀我为季直先生大魁捷报书跋。我字既拙笨，文思更滞，但话语确实发诸至诚：“大魁天下不恋官，实业救国成儒商。鞠躬尽瘁创伟业，春蚕精神永留芳。”

谨以此作为序之结语。

目录

- | | |
|-----------|-----------------------|
| 1 / 序 章开沅 | 86 / 投身立宪 |
| | 92 / 拥护共和 |
| 2 / 农家子弟 | 106 / 推进立法 |
| 5 / 勤奋好学 | 117 / 通商开放 |
| 8 / 借籍风波 | 124 / 地方自治 |
| 12 / 初入社会 | 137 / 金石相助 |
| 17 / 随军赴朝 | 153 / 水利先行 |
| 21 / 尽力乡事 | 170 / 国际友情 |
| 23 / 大魁天下 | 177 / 科学人才 |
| 31 / 大德曰生 | 184 / 主权至上 |
| 37 / 力主变法 | 192 / 大生厄运 |
| 41 / 师生情深 | 195 / 自爱自重 |
| 45 / 东南互保 | 204 / 予为事业生 予为事业死 |
| 48 / 变法平议 | 213 / 归于山林 |
| 50 / 滩涂开发 | 221 / 即此粗完一生事 会须身伴五山灵 |
| 62 / 东游日本 | |
| 72 / 保卫海权 | 229 / 附录 张謇企事业一览表 |
| 75 / 教育立国 | 240 / 后记 |



农家子弟

清朝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853年7月1日,祖父张睿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常乐镇一个世代为农民的家庭。

海门(现为海门市)位于黄海之滨,海岸线长达89.3千米,南临长江,与上海市隔江相望。

珍藏在通州市档案馆的《通州张氏宗谱》记载:祖父的远祖居住在江南常熟县。约在六百余年以前的元朝末年,一位姓张名建字惟贤的人,因躲避兵乱,从常熟土竹山渡江迁移到通州*的金沙场(镇),他是通州张氏家族的第一世祖。张氏三世祖堂兄弟十人,建家园于金西三姓街(张、季、王三大姓),为当年有名的“十张园”。张氏后裔不断繁衍,有迁往石港、刘桥等地的。祖父这一系第十一世祖之前由金西迁往石港,但何时、哪一代迁往石港的尚未考清。直到乾隆年间,祖父高祖元臣(十二世)、曾祖文奎(十三世)从石港迁入金沙东五里庙河南头总。嘉庆年间,因家境困难,高祖朝彦阖家迁到通州金沙后又迁居通州西亭镇。道光年间,曾祖彭年又奉高祖之命,为侍奉外高祖,阖家迁到海门常乐镇侨居。祖父五兄弟,张誉、张馨、张簪、张睿、张警,祖父排行第四。

通州金西三姓街、金沙东五里庙(又名瞿家园)、海门常乐镇三地都有张氏家庙或宗祠,金西的宗祠是通州张氏总的宗祠,三世祖时修建,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到泰昌元年(1620年)全

* 通州 清雍正时升为直隶州,属江苏省。1912年废州改为南通县。1949年析南通县城区及附近工业区建南通市。南通县人民政府迁至金沙镇,1993年,改设通州市。

部建成东三进宗祠、西四进家庙,两棵十米以上的白果树至今依然屹立在园内。1922年祖父在总宗祠旁建张氏小学,并以田养学,张氏子弟免缴学费。同年,三伯祖和祖父将金沙东五里庙当年高祖朝彦鬻于当地瞿姓家的地赎了回来,建立十二世祖元臣(字西园)和十三世祖文奎(字瞿园)的墓地,同时建成金沙五里庙宗祠,并为乡人子弟设立张氏私立小学校。墓祠正南三间供奉张氏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世祖,左右两侧厢房各两大间为小学教室。常乐镇的宗祠则是祖父为祭奉高祖朝彦和曾祖彭年的家庙,同时也另建了小学。1922年9月,金西三姓街张氏修族谱,其辈行字,前取《诗经》“昭兹来许,绳其祖武”八字,祖父又取《尚书》“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八字为续。

通州张氏家族,祖父一系世代为乡农。

高祖在世时,高祖母有一天到河边去淘米,邻居李老太看见



张蕃在海门常乐镇的住宅扶海坨,图为其间的河心亭。

高祖母淘箩里的米很少,就赶忙回家拿了约一斗米,倒在高祖母的淘箩里。高祖母过意不去,节约了两个月的米,照数还了李老太。还告诫曾祖,不要忘记李老太的恩惠。后来,李老太儿子过世了,曾祖每年必定拿一斗米送给李老太,一直到李老太去世。

因生活困难,高祖曾向一姓李的邻居借了一笔钱,不久,高祖就去世了。姓李的迫不及待地向曾祖索债,曾祖表示,父亲欠的债,由儿子来还是应该的,但可否宽以时日,但姓李的不仅大怒,而且出口伤人,态度十分蛮横。曾祖忍痛将家中可当的全当了,可卖的全卖了,凑钱将欠债还了。日后,曾祖家境有了很大的变化,邀宋蓬山先生在家中设馆教子女读书,姓李的托宋先生向曾祖说情,可否让他的儿子来附读。曾祖很坦然地说:“从前的事,已经过去,儿子附学,是现在的事,有何不可。”

有一年,祖父出痘,邻居范家儿子也出痘,曾祖体念范家穷苦万分,将家中一条棉被当了四百钱,为他家儿子请医生,买药治病,如同照应祖父一样照顾他家儿子。

以上一些事例说明:我家祖先虽非富贵人家,但重德,是厚道善良之人。

勤奋好学

曾祖彭年年幼时,除随高祖朝彦种田外,更喜欢识字看书,往往田里活还没干完,就走到私塾的窗外偷偷地听私塾先生讲课。高祖朝彦知道了,十分生气,责备曾祖:“家里穷,人口多,哪里来的吃;父亲在田里晒太阳,儿子倒在屋子里乘风凉,哪是道理?”而私塾丁先生却十分赞赏曾祖好学的精神,帮着曾祖向高祖说情。高祖终于被打动了,同意曾祖半天种田,半天读书,直到学完《诗经》,能作七言对时为止。至此,张家终于出了“半个读书人”。曾祖虽对读书学习十分热爱,但因家境条件所限,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将希望寄托在儿子们的身上。五个儿子中,祖父不仅勤于田间劳动,也十分喜爱读书,同时聪颖过人,曾祖非常高兴,对祖父的期望更殷切,督导更严格。未想到因此改变了我张氏家族的命运。

祖父方4岁,曾祖就教他识千字文,第二年,祖父不仅能背诵,且从头到尾一字不差。祖父到了10岁,《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念完了,开始念《诗经》、《国风》,先生出了“月沉水底”的四字对,祖父立即对出“日悬天上”。第二年,祖父11岁,在书房里,先生看见一位武官骑了一匹白马从门前走过,说出“人骑白马门前去”七字对的上联,要祖父对下联,祖父未多思索,随口说出“我踏金鳌海上来”,能踏在金鳌上,莫非是“状元”?祖父小小年纪已怀此壮志,似乎是一种预兆,所以后来此事被传为佳话。祖父12岁

到14岁三年间,刻苦异常,读完《尔雅》、《礼记》、《春秋》、《左传》、《仪礼》等。祖父学习不是生记死背,而是能较深刻地理解文章的含义。祖父11岁那年,江南兵荒马乱,许多人逃到江北来避难。有一天,祖父在街上,听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外乡人,高声念诵《滕王阁序》中的词句,向街人行乞。祖父记在心上,回到家问曾祖:“这个人是不是拿‘关山难越’的四句话,来诉说他的苦境?”曾祖听了十分高兴,想祖父小小年纪,已开始知书明理了。

我父亲曾说,祖父小时候,天资较高,聪颖而懂事,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对师长尊敬,对自己严厉,天天奋力加鞭,勤学苦读。15岁参加通州州试,取在百名之外,其友人范当世取第二名。先生对祖父极为不满,训责祖父道:假使有一千人去考,取九百九十九名,只有一人不取,就是你。祖父痛苦万分,但毫不气馁,在书塾窗格上、睡床的帐顶上,都贴上用纸写的“九百九十九”五个大字。睡觉的时候,用两根短青竹板,将自己的辫子夹住,睡熟时,头一动,身体一翻转,辫子牵动头皮,祖父就疼醒了,立刻爬起来,点起油灯,看到处处“九百九十九”五个大字,不禁泪如泉涌,每夜读书必“尽油二盏”。再应考时,果然有了很大进步,名次排在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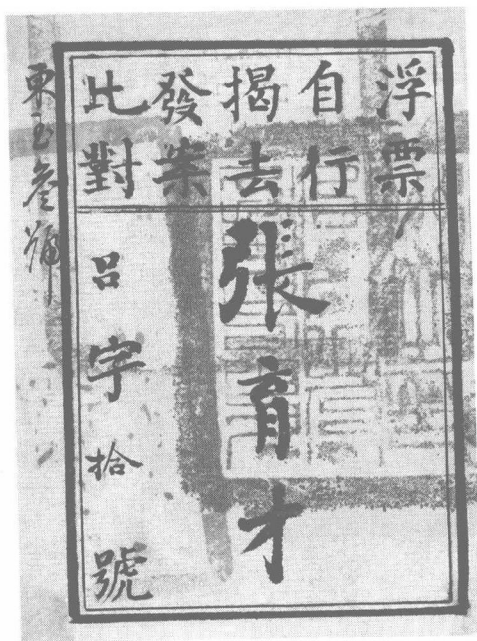
曾祖勤苦,爱惜物力。家中事务,全靠自己来做,如盖房子,从画线、打地基到砌砖、上梁、盖顶,全由他领着祖父和三祖父亲手完成。乡邻的事,祖父更关心。父亲曾谈道:“那时乡里中,不时发生吵闹纷争的事,大家晓得祖父(彭年)忠厚,崇尚公道,常常不约而同地跑到我家,请祖父评理处断,祖父总是细心考虑事情的来由,事理的是非,心平气和,帮助双方判断曲直,排难解纷;大家都是心悦诚服,就此相安无事。”又如“咸丰三四年间,通州

海门一带,旱灾蝗害,遍地皆是;粮食一贵,穷人更多,求借讨饭,跑上门来,一天总有十几起。祖父及祖母,常常节省饭食,分给大家,个个欢天喜地”。因此,祖父在曾祖言行的影响下,不仅勤于耕读,同时更早地接触了社会,很自然地勤于思考。父亲孝若公十分感动地谈到曾祖:“居心的仁慈,克己的勤苦,爱惜物力。无微不至;最难得,是以穷苦的人,救济穷苦的人。……帮乡里解纷争,保和平,但又极不愿子孙去学他管闲事。儿子(张饴)既然为国服务,就立刻以子许国,不再以私人家庭的分际,分散儿子忠君奉公的责任,直到病危,依然不改。一旦见儿子贵了,名气大了,心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两样的地方,总是牢牢地不脱乡农的本色。……所以我家的一种安贫乐道独立自主的家风,我曾祖父传之祖父,祖父再传之我父。真所谓‘水有源,木有根’。”

我曾祖母金氏,原籍东台,祖籍浙江临海。对祖父既十分疼爱,又严格要求。我祖父在《行述》一文中写道:“母病,饴侍,叩所欲言。曰:‘勉为好人,孝汝父。吾平时所言所为,汝曹所悉者,谨记之,一生学不尽也。有不讳,勿营佛事;有钱以偿夙负,振贫乏。汝曹有贤师友,乞数言以永吾生平之苦。如是而已。’”

借籍风波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祖父15岁，已到可以进入科举考场的年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祖父满怀雄心壮志，跃跃欲试，但一条深深的横沟挡在他的面前。按科举制度规定，凡三代没有做过学官，或者没有进过学的，被称为“冷籍”，“冷籍”的子弟概不能进考场参加考试。我家祖父之前，世代代为农民，自然属于“冷籍”。祖父生性聪颖，多年勤学苦读，具有一定才学，在张氏宗族中有所传闻，却被苦苦挡于考场之外。不久，事有转机，但却被祖父老师宋璞斋误导。祖父年谱记载：“三姓街（金西）族人兆彪字啸谷者，以武举经商起家；自兆彪习武中举，族习武中举者，咸、同两朝，先后殆十余人；兆彪尝憾族自道、咸后无文士，其于族派，则先君同辈行也；尝语紫卿先生，令余应试，而其人为两宋先生（宋璞斋、宋紫卿）所不嫌，先君唯两宋先生之言是从。璞斋先生有素所谄之如皋人张驹，因欲余认驹为族，先试如皋，不得当再试通。”金西三姓街族人张兆彪与曾祖彭年公虽非嫡亲，但同宗同辈，张兆彪看中祖父文才，也出于光耀门庭的心情，主动向曾祖和祖父提出，认祖父为直系子辈，这样祖父即可顺利地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但祖父老师宋璞斋与如皋县的张驹父子关系密切，并收了张氏父子的好处，出于自身的利益，当曾祖向他提出认张兆彪为族时，宋先生不但不同意，而且大怒，坚持介绍祖父认如皋张驹为族，曾祖和祖父出于对宋先生一贯的尊敬，听从了他的安排，但未想陷入了如皋张驹的陷阱，几乎毁了整个家庭和祖父的一生。



同治七年(1868年),张睿以张育才之名参加通州州试,图为试卷封首上的浮票。

祖父入张驹族籍后,被迫改名为张育才,先后参加了如皋县试、通州州试和院试,考取第二十六名附学生员,获得了秀才的称号,初步取得一定的成果。然随之而来的是如皋张驹及其兄张驹、侄张镛等经年累月的敲诈勒索,曾祖变卖了田地,几近倾家荡产,也难以满足张驹等的欲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曾祖恳请宋璞斋老师出面疏通,让祖父更改履历,归还原籍,却遭到宋老师的严厉斥责:“如若言,发达后请改不迟。今请改三代,则秀才立时斥革。种田人家甫得一秀才,易视如此耶?”张驹更丧尽良心,倒打一耙,反诬祖父“冒籍”,买通学官,欲将祖父拘押

于如皋学宫问罪,祖父连夜冒着大风急雨逃出如皋城。二十年后,祖父在撰写的《归籍记》中记叙:走出东门,刚过小桥,一阵狂风,灯笼被吹灭,急雨扑面而来,伸手不见五指,沿河正在浚河,二三尺深烂泥掩盖了膝盖,只能以伞为杖,走几步,蹲一蹲,强辨方向,心中愤恨犹如火烧,恨不得回去持刀与仇人拼了。但一想到父母尚在,奉孝为重,不值得与这些鼠头小人同亡。雨渐停,祖父到通州城里友人家时,内汗外雨,全身湿透,两脚尽是水泡,坐待天明。

祖父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他在《占籍被讼将之如皋》一诗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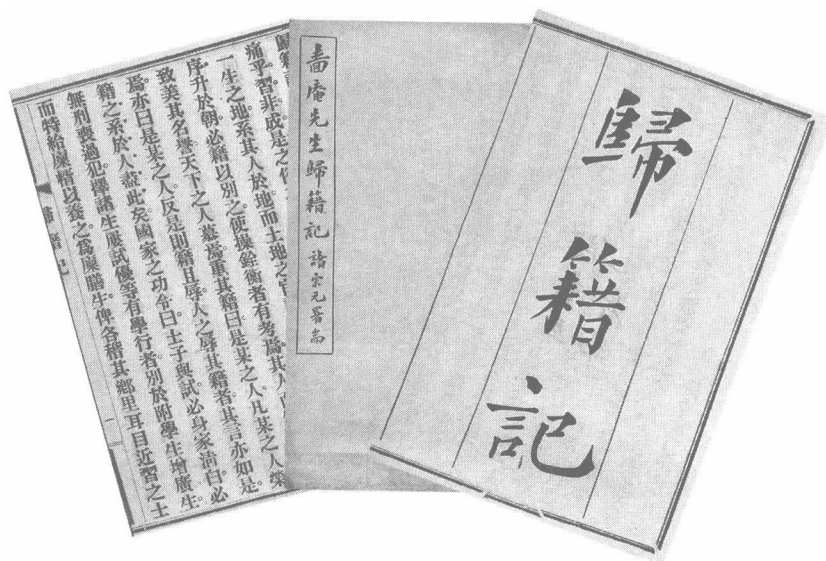
丝麻经综更谁尤,大错从来铸六州。

白日惊看魑魅走,灵氛不告蕙荪愁。

高堂华发摧明镜，暑路凋颜送客舟。

惆怅随身三尺剑，男儿今日有恩仇。

同治十年(1871年)，江苏学政彭久余到通州，曾祖与祖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函呈学官，“自行检举被罔之误”，并详细叙述被骗、被逼、被辱种种事实和苦衷，请求主持公道，“褫衣顶归原籍”。彭久余初步了解有关情况后，交付通州查复。原来对祖父的遭遇有所了解的海门师山书院王崧畦积极帮助反映，海门训导赵菊泉直接给通州知州孙云锦写信说明内情，孙云锦清廉正直并爱惜人才，他进一步详细了解后，亲自出面调停处理此事。经呈核、咨转、对证、判定，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由礼部批准，祖父得以“改籍归宗”，复归通州三姓街张氏祖籍，落籍于张兆彪一系上，结束了这场无妄之灾。



借籍事件二十年后，张蕃著《归籍记》，记述了那段忍辱含垢的往事。